

君不情

《君不情制作组编》

沈阳出版社

君 不 情

《君不了情制作组》
编

沈阳出版社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君不了情 / 君不了情制作组编. — 沈阳 :
沈阳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441-6981-3

I. ①君… II. ①君…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5120号

出版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 110011)

网 址: <http://www.sycbs.com>

印刷者: 深圳市雅佳图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 170mm×230mm

印 张: 12

字 数: 230千字

出版时间: 2015年10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 峰 贺 旭 冬 梅

特约编辑: 王 磊 秋 阳

策 划: 山 朋 尾 初 momokii 蘑 菇

封面题字: 邵洪涛

设计制作: 陈 启

责任校对: 赵彦秋 杨 莹 孙 媛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6981-3

定 价: 39.00 元

联系电话: 024—24112447 024—62564926

E-mail: sy24112447@163.com

如本图书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0-87608715-321

目录



君 不 情

《君不了情制作组 编》

沈阳出版社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君不了情 / 君不了情制作组编. — 沈阳 :

沈阳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441-6981-3

I. ①君… II. ①君…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5120号

出版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 110011)

网 址: <http://www.sycbs.com>

印刷者: 深圳市雅佳图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 170mm×230mm

印 张: 12

字 数: 230千字

出版时间: 2015年10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峰 贺旭 冬梅

特约编辑: 王磊 秋阳

策 划: 山朋 尾初 momokii 蘑菇

封面题字: 邵洪涛

设计制作: 陈启

责任校对: 赵彦秋 杨莹 孙媛

责任监印: 杨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6981-3

定 价: 39.00元

联系电话: 024—24112447 024—62564926

E-mail: sy24112447@163.com

如本书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0-87608715-321

目录







乱世偷安

文 / 尘夜

连锦安见着陆致芸之前正在想他的正事。

如今大局初定，外头看着好似是世道升平，一派安宁，偏他是个明眼人，对那些曲里拐弯的暗流漩涡心里有数，总想着说不好什么时候又是一番你死我活、改天换日。这是一等一的危机，亦是一等一的机会，可惜他连锦安不过是个贫门子弟，半靠能力半靠手段，尚有几分额外的运气当上陆家大少爷陆剑霖副手的位置，已是顶了天了，旁人说来是年轻有为，对连锦安来说，却是往后这二三十年的富贵又该往何处去寻？

思及此，连锦安端正英挺的面孔上一对剑眉不由微蹙，他一只手叩着膝盖，从老爷车后座那方透明玻璃中往外看去。冬日暖阳之下，大马路上人来人往，

贫门小户的女儿抛了矜持吆喝着招徕生意，也有那身着法兰西呢子大衣，烫了卷发的时髦女郎兀自懒洋洋地徜徉在车水马龙之中。连锦安便是没料到他会在路边看到陆致芸。

要说本城的头面人物并不算少，但要论到头号人物，还得算生意遍及大江南北的陆家老爷子，而陆致芸正是陆府的千金大小姐。陆老爷年轻时虎着张阎王脸南北征战，立下军功赫赫，却是中途退出毅然从商，而私生活也格外地严谨，统共只娶了一个老婆，膝下一子一女，管束得比当年带兵还要严格几分，是以教出了一对人中龙凤。陆家长子便是连锦安如今的顶头上司陆剑霖，而女儿陆致芸虽只年方十九，尚在学堂念书，却俨然已是本城俊杰争相追逐的对象。

连锦安透过车窗玻璃看到陆致芸满面笑容地从某道门里出来，他一抬起戴了洁白手套的手，司机便识趣地将车停在了路边。陆致芸正对着门里头说些什么，未几便有个长相清瘦、身着长衫的男人从里头出来，将一个盒子塞给她，陆致芸一看，脸上登时笑出两朵花来，学那些洋人们的作风，给了对方一个热情的拥抱，方才像只放飞的小鸟般欢快地离开了。那男人直到瞅着陆致芸完全离开后，才慢吞吞地转回身，进了屋。

连锦安轻叩了一下玻璃，车子便又缓缓开动起来，经过那处门口的时候，连锦安特意留心看了一眼，石库门的老房子上挂了张小小的门牌，上头写着个罗马数字“Ⅶ”。连锦安将之记在了心里，任车子缓缓驶了过去，没入茫茫人海之中。

二

“欢迎光临。”

连锦安环顾室内，小小的店铺内窗明几净，几张桌子随意摆着，上头是绿

格子的桌布，尚有细瘦的花瓶摆在当中，瓶中插一簇灿烂蓬勃的野花。时候尚早，店里统共一个女学生装扮的女客，正坐在窗边读本什么书。

见有客人进来，原本正在柜台后忙碌的男人赶忙迎了上来，带着小生意人常有的那种谦卑，毕恭毕敬地问道：“这位爷，有什么是我能帮到您的？”

这人原生得不矮，此时弯了腰，却很是显得瘦小。连锦安一言不发地端详了他一阵，直到把人看得都有些惶恐了，方才收回眼光。

不过是个相貌平平的男人，要说是竞争对手恐怕都不够格！连锦安心里转着龌龊心思，脸上却是一派正儿八经，问：“贵店现在可有营业吗？”

男人愣了一愣，方才道：“营业的营业的！”眼神却有些飘忽，显是不怎么信连锦安这样五大三粗的男人也会光顾一间女学生钟爱的咖啡店。连锦安也不让他带座，自个挑了位子坐下。那座位一侧靠墙，另一侧又是书架，缩在角落，十分不引人注目。

连锦安坐下后，男人便拿了本本子站在桌边，一板一眼地问：“请问官爷要点些什么？”

这人今日依然是着一身石青色长衫，扣子扣得一丝不苟，袖口领口皆是雪白。连锦安上回没注意，这次近了看便发现他的眼睛怕是不好使，鼻梁上一副眼镜厚得跟酒瓶底似的。像连锦安这样的人物自然不会没去过咖啡店，却还是第一次见到咖啡店的老板会穿个长衫出来迎客，再看店内墙上挂的几幅国画，不禁暗自好笑，更笃定了这儿不过是个糊弄些没见过世面的女学生的场所。谁想到那老板眼神固然不好使，直觉却很灵敏似的，此时竟微微动了动身体，像是被蚂蚁钻进了衣服般的扭捏。

连锦安难得觉得此人有点意思，正想多说几句，忽然听得门口“叮铃铃”一串响，又有人推门进来，他只看了一眼，便往书架后头一靠，随口点了杯清咖，打发走了老板。

新进来的正是陆致芸，她今日着一件鹅黄色斜襟小袄，底下搭一条靛蓝百褶裙，挽了块上好的披肩，乌发如云，不施脂粉，却似朵春日里施施然绽放的鲜花，看一眼便像是握着了大把春光。

连锦安坐在暗处，并不怎么心旌神摇地看着陆致芸点了咖啡，又要了块奶油蛋糕，与先前那个女学生亲亲热热地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又看着她们手挽手地离开，临走前还不忘去柜台提走一个纸袋。连锦安从窗户里确认两人的确出了门，又坐得一阵，方才起身去柜台结账。

“刚刚那位是陆大小姐吧。”他装作顺口一提的样子，从皮夹里掏出钱来。

结账的男人略微有些惊讶，然后才应了声：“哎。”神情里却是有些戒备。

连锦安笑了笑，他这人最是擅长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加上皮相生得好，要跟人套近乎委实比一般人容易得多，便道：“我有个亲妹子，跟陆小姐念一所学校，有缘见过几面。”

男人这才轻轻“哦”了一声，将找零递了过来。连锦安说：“陆小姐刚刚带走的是你们店的什么蛋糕？她是不是常来买这个，要是好吃的话，我也给我妹子捎一个回去。”

谁知这男人犹豫再三，开口却是问：“鄙店的咖啡可是不合您的口味？”

连锦安微微一愕，一时间愣是没想明白话题是怎么转到这里的，往回看了眼才想起自己方才点的咖啡一口没喝。连锦安出身不好，幼年时家乡遇过灾荒，一家七口死剩他一个，最惨的时候啃过树皮也吃过野草，按理说这样的人发达了应该更知节俭，偏生叫他养出个挑剔的毛病。连锦安本就不爱喝咖啡，对这种不伦不类的咖啡馆的东西更是碰都不会碰一下。

“哦，大概是水温不合适，喝着有些酸涩。”连锦安随口胡扯，“刚刚的蛋糕……”

一直毕恭毕敬的男人却突然抬起头来，认真地说道：“那种蛋糕现在只是

试做，还没开始卖，您能给我留个住址吗？回头我给您把蛋糕和咖啡一块送过去！”

连锦安诧异地望着这男人，然而那男人已经飞快地递过了纸笔，神情格外严肃。连锦安想着这人可真是怪极了，却最后还是抄了个地址给他。

三

连锦安跌跌撞撞地被个小厮搀扶着下了车，耳朵边尽是“嗡嗡”的噪音。

难得陆老爷子在商场上叱咤风云，在台面下也是个识时务的俊杰，还亲自出马，苦口婆心、软硬兼施地说服了平素交好的几个老古板，一力促成了本城派系与某位大人的友好关系。如今陆老爷子成了某大人面前的红人，如此一来，本就很受欢迎的陆少爷自然成了块升级版香饽饽，这不，一整晚前来敬酒的人络绎不绝。陆剑霖酒量不佳，这就成了连锦安表现的机会，一晚上一杯接着一杯，自个都不知灌了多少黄汤下去。

连锦安步履生花，走得跟腾云驾雾一样，一不留神给块石头绊了一下，眼看着就要摔个倒栽葱，幸亏陆少爷伸出手，及时扶了他一把。陆剑霖说：“锦安，今晚真是辛苦你了。”

连锦安半眯着眼，像要说些什么，末了却只是弯下腰干呕数声。陆少爷倒是个不怕腌臢*的，硬是亲手将他扶到了门口，开了房门，又交代那小厮多看顾连锦安，方才松手。

“哦，对了，”陆剑霖回过头来，对着连锦安微微一笑，“下周末我约了几个朋友在蓬莱阁小聚，锦安要是有空也一起来坐坐吧。”说着，轻轻拍了拍连锦安的背，坐上车离去了。

连锦安被那小厮半扶半抱进了屋子，忍着等他给自己脱鞋盖被还擦了把脸，

* 腌臢：地方口语，不干净、肮脏的意思。



待到灯灭门关，又躺了会儿，方才从床上慢慢坐起来。托赖早年跑江湖的福，连锦安的酒量比他表现出来的要大得多，饶是这样，此时仍是一脑袋青筋活活乱跳，他抽了口冷气，翻身下床穿衣。

连锦安的确租了此间的屋子，但是他平时并不住在此处，多年走南闯北，生死一线养成了他心思重、好猜疑的性子，狡兔三窟是最基本的保障。就在这时，连锦安忽而听得厨房里传来“当啷”一声，他快步走过去，推门点灯。

“哎，别照！”只见一个化了浓妆的娇俏女郎正蹲在地上，拿手挡了眼睛，满手满脸糊着香喷喷的奶油蛋糕。见着连锦安冷冽眼神，讪讪笑道：“一不留神打了盘子。”

这便是连锦安对外声称的妹子了，自然不是亲的。伊是个风月场上混惯了的女人，有手段、有心机，过去连锦安阴差阳错救过她一命，差点有过一段，后来却搭伙做了对好伙伴。连锦安需要对外展示自己慈兄形象的时候，就是伊出面的时候，反过来连锦安照顾伊吃住，也帮着介绍“生意”。

连锦安眼神移到地板上，红澄澄的木地板上，一块白白胖胖的蛋糕摔了个稀巴烂，奶油涂了一地，带着股清淡的甜香。见连锦安盯着地上，她又主动交代：“是个蛋糕店的伙计送来的，说是你要了给你妹妹的，我想着你从来不在这儿住，今儿又是我生日……”说着说着，声音便低了下去，末了，顶着一张惨白的脸孔自嘲地笑笑，“是不是我搞错了？”

连锦安收回目光，此一时一刻，忽而对眼前这个再熟悉不过的女人升起了那么一丝同情心，不多的一点却足够他说出那句话：“是给你的，我不要了，所以送你了。”说完，他便转身离开了这间屋子。

外间有星有月，连锦安被夜风吹了一阵，就悠悠醒了过来。他琢磨着，那蛋糕该不会是那个石库门里的男人送来的吧？

四

翌日陆少爷见着连锦安，态度还是与以往一般的客客气气，连锦安也装作不知情的样子，一如既往地当好他的副手。觊觎陆家掌上明珠的本城俊杰多如过江之鲫，陆少爷这样的出身自然不会是盏省油的灯，连锦安很知道跟这种人打交道，那并不是酒场上喝两杯就能走得近的。讲句难听点的话，陆少爷昨晚那句邀约又岂知不是一种试探呢？

连锦安兢兢业业地处理完公事，连晚饭都没顾上吃。待到夜深了，方才似模似样拢一拢文件，锁了门往外走，经过办公楼门卫时，还跟看门老头客客气气打了个招呼。老头看着不起眼，但连锦安打听过，那是陆老爷子年轻时候跟进跟出的一个勤务兵，当年打仗时伤了腿才搁在这边养着，一养就养到了老，跟陆家两小也是说得上话的人。

出了门，连锦安将手插在风衣兜里，竖起领子往回走。夜色已深，城却未睡，一路上满是灯红酒绿，软语呢喃，霓虹光影里，女歌星的旖旎歌声袅袅传出，和着黄包车夫的脚步声，被风一吹，铺开十里走马灯似的一派碌碌光影，晃得人头疼脑热。连锦安走过长南路的时候，临时起意，左拐沿着条僻静的小路横穿到了兰舍路，再走几步便看到了那块标着罗马数字“VII”的门牌。

眼下老石库门的门虚掩着，连锦安不知道这家叫“VII”的咖啡馆还在不在营业，伸手推门进去。屋子里倒还亮着灯，暖暖的灯火透过玻璃窗照过来，映亮了绿意葱茏的庭院一隅。门在身后合上的时候，刚刚一切纷繁嘈杂的声音都被刹那隔绝，连锦安甚至有些诧异地回身看了一眼。这是一个绝然静谧的空间，空气里弥漫着花草的清香，那个男人正在暖融融的屋子里忙碌，擦了桌子又摆椅子。

连锦安推门进去，门口的风铃登时发出一串脆响，男人飞快地抬起头来：“抱

歉，打烊……”话说到一半，又吞了回去。

店内已没有其他客人，沐浴在灯光下的小小店铺内，每一样东西都显得柔和与顺眼。连锦安的目光一扫过室内：“不用忙，我来是想跟你……”他本是想顺着路来道谢，再打听些陆大小姐的事，这时眼神却停在了放在书架旁的那张桌子上。连锦安这才知道，那张桌子原来是这老板的私人座位，如今桌上还摆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

连锦安在自己意识到之前，已经开口说了：“我还没吃饭。”说完，自己愣了一愣。

男人也愣住了，显得很为难道：“蛋糕已经卖完了。”注意到连锦安的目光，方才看过去，然后有些不敢相信又小心翼翼地问，“那……我自己下的面条行吗？”

连锦安坐到那张桌后，面是阳春面，配着碧绿的青菜，还有个金黄的煎蛋，显得清淡爽口。他大概真是饿慌了，三下五除二就把一整碗面吃了个精光，完了又要了一碗、再一碗，要到第四碗的时候终于被男人拒绝了。

“面……面下完了。”男人还是那种小心翼翼的态度，说个“不”字都不敢大声。连锦安知道这年月老百姓对稍微有点权势的都有种天性的惧怕，他平日里也很满意于这份惧怕，此时却有些微恼。他又不是那些不讲道理的市井兵痞，又不会对这人做什么！

连锦安想着，抬头看向他，他还是一身长衫，许是因为刚刚忙活了一通，额上微微渗出了汗，脸颊也有点红——那样老实而无害的一张脸。看着那张脸上露出唯唯诺诺的神情，连锦安忽然就觉得索然无味起来，他从口袋里摸出三个大洋放在桌上说：“谢谢你的面条和蛋糕，哦，还有咖啡。”起身离开。

男人在背后喊：“要不了这么多，请您等等！”

连锦安充耳不闻，他大踏步地离开这安宁乡，重又迈入那些纸醉金迷之中。

在很多方面对很多人，连锦安都是一个刁钻、贪婪的人，与之相反的是，往往又有那么一些事和一些人，偶尔会唤起连锦安心中那么一点点不愿亏欠的心思。

五

“连大哥，想不到你看起来古板，讲话那么逗！”陆致芸笑得花枝乱颤，手里的筷子都险些飞出去。

出乎连锦安的意料，陆少爷的邀约真的不能再真，他甚至还叫来了陆致芸。以连锦安的心思之重，这会都猜不透陆少爷的意思了。

陆致芸作为陆家唯一的千金，家教严谨之外，被父亲和兄长也保护得很好。她固然也会参加社交活动，可毕竟身份尊贵，等闲人士难以近身，连锦安也是因为陆少爷身边做事，才得缘见过她几面，但在今日之前，是连打声招呼都不够资格的。不然，连锦安不至于想到从陆大小姐常去的咖啡馆着手。

陆剑霖笑咪咪地亲手剥了只螃蟹，拆了蟹腿蘸了醋放到陆致芸碗里说：“小芸，你这话说得不对，你连大哥是为人正直，做事严谨，那不叫古板。”

陆致芸马上掩了嘴说：“哎呀瞧我，连大哥，你可千万别生气哈，是我不会说话。这样吧，小妹以茶代酒，自罚一杯。”说着端起茶盅，一饮而尽，末了，还学人家将杯底对外一翻，颇有些江湖儿女的豪爽之意。

一桌人立马鼓掌叫好，连锦安没想到陆致芸竟是这样的性格，赶紧道：“不妨事，是少爷言重了。”陪着喝了一杯。

陆剑霖说：“小芸在学堂的书眼看是要念完了，家父的本意是希望她出来后就来帮我的忙，我却想着不若由着她的心性，先让她自己在社会上走走，好好磨炼磨炼。在座各位都是陆某信得过的朋友，我就在这里拜托大家，多多关照，万一这丫头闯了什么祸，也要请诸位兄弟姐妹多多担待了。”